# 學規類編

# 學規類編卷之五

閩縣陳　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州張文炅　福清薛士璣　仝校
候官廖鳳翧

## 諸儒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

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燦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

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　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

語孟卻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　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

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汎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汎濫之累矣　朱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都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　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

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小註而講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

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功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淩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日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需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絜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閒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

則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敎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敎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

之急務也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　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

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問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卻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

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　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强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　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

且放下放開闊看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卻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卻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卻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

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
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
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
向到彼田地爾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而看
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
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
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卻說仁
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
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

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　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卻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嶢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涌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

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
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
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
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
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
他用心苦也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
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
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
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
將註腳看方有意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

飢不得而強飽貪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着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潛攄）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

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前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肯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

何與　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慤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分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皆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　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薛文清曰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大有得　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麤急聲以誦眞村學小兒讀誦鬬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朱子曰董遇云讀書千遍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敎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淸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淸而義理自見

胡敬齋曰今人有聰明都不曾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爲心之害也

羅整庵曰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悠遠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强解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

似乎枉費心力若眞欲求道斷不在此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候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侯官葉鈞軒竹卿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五終

# 學規類編卷之六

閩縣林中桂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清蔡其默　侯官方矩　仝校

鄞縣洪世翰

## 讀經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

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麤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

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

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

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卽便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

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

無嶢崎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經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旣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旣遠講誦

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

學語孟中庸四書凡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爲力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解忠孝處便爲經義不如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問

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地高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

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

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徧以至五六十徧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遽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

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屛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薛文清曰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原出於此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

日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朱子詩傳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春秋詞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眞可畏未有感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以至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此言與太極圖頗相合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

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固恐在堯時堯聰見他心術毫髮不隱如共工則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於鯀則曰咈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聖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燕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或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謝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詩所以能興

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心自然歆動和暢　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日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與制為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

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腳步正在此立

羅整庵曰虞書之所謂道心卽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　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係於有節無節爾

論解經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然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

必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　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云更無蹤跡）閒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卻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

正史後卻看通鑑見他姓名卻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

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卻來看

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

私意其閒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

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

了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徧方記得而後又

忘了曰只是一徧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

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前

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徧準擬

三四徧讀便記不牢　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

意若無足爲循及居大位遇事會便覺無下手處倘乎
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倚手亂抽得通
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嚴處不覺背寒毛豎心膽墮地
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
書也 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
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
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
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 于定國爲
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謂斯趙蓋韓楊之死若在定

國之手寬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　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

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滶秋帆覆校
侯官吳春霖壽蘐分校
侯官陳　鏵幼吉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六終

學規類編卷之七


侯官張　煒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閩縣陳夔臣

後學　　　　　　仝校

福清祝欽宸

莆田卓如松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朱子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

於乎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名干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

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粹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闕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則人皆有之非繇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

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旣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

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歎也已

朱子上疏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有君臣之理為父子有父子之理為兄弟為夫婦為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

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

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監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潜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慾於軀殼之外則

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爲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至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敎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明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務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

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

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顔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

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

箴語

朱子曰主敬致知推騐被各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

右朱子送門人李伯諫教授斷學之訓上文云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如此然有一焉云云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瀆哉

朱子曰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先師果齋史先生每教學者必首以此篇使之揭於座右曰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為士莫先於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為志言人便當以聖為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陷於卑陋而不足與語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為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

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本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日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為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

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人欲日以消退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皆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併惟同志勉之此本雙峰饒氏之訓

果齋先生名蒙興字景正鄞人早師寓德小陽先生名巖字溪大陽先生名枋號存齋陽先生師活陵晏先生名淵字亞夫晏先生師朱子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為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

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强五十徧時二

百徧時自是强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

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治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治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骨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

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
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

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爲用力之地歟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之於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

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歟世之讀書其怠忽間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耕廬初建端禮荒陋非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

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其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材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而精廬不爲虛設顧不美歟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魏逢辛少峯分校

侯官馬申宏甫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廿終